



W489
34
92W53231

川上廣樹纂評
九

W489
34



92W53231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

鹿門云一篇之主

鹿門云先掣出後辨

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
 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
 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
 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且議者
 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
 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
 諱。蓋桓公薨于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
 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

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
 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
 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
 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
 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
 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

又云收謹嚴

鹿門云情事明亦合經典

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
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
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
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為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
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

山陽云三蘇上時公
卿書雖各有意趣其

先言無干求之意則
一也蓋讀韓文配其
所為相戒不為也

慶歷初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

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
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

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
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

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
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

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
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問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

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

鹿門云又掣前來復說一番
山陽云重複不厭是故擬歐陽文態也這老可謂狡獪矣

鹿門云詳論三子文章直如寫生

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鹿門云突又入二子以形容歐陽子之文何等風態

山陽云譽人以求其悅已自譽以求人之

露而入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

知已兩項綱領却叙得如此變化又云欲知其知我千古名言

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

山陽云此一段自叙他日歐公取以作老藪墓銘矣
鹿門云生平辛苦如此然後得造其室乃知為文之不易易也

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某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

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末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名況

確士云古人作文極爭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此水之有源頭也。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亮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

之有本根昌黎後老
泉時有之

疊山云言獨善其身

山陽云是等簡劬處

二子不能學也

武曹云從棄天藝天

串出逆天

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藝天棄天我之罪也藝天亦我
之罪也不棄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
曰逆天然則棄天藝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
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
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

介軒云深得孔孟心
來亦極自占地步
武曹云就不棄天醒
出逆天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
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宜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宜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
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負賤如此而富貴
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
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

山陽云何等雄姿讀
萬遍不厭其實盡已
安命常語頭耳反寫

得如此有奇態可悟
化腐為新法

山陽云老蘇之縱橫
極矣而鍊句極古致
是二子所不及也人
震於東坡之名而不
知其不及又處余為
括出之

武曹云作兩層相形
有波瀾

確士云究所謂道者
只是能文而已此策
士之習不可為訓

介軒云隱然自任

山陽云兩次繳結不
費力而前詳後簡是
文前後相讓法也

又云數句言其得力
處比之柳州答人書
列舉六經諸史覺簡
而有味

介軒云公直以賈生
自視

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肯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
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
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乃太重
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以
可以殺入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
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
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
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
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
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
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
量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

確士云棄天襲天用明繳

武曹云以用我望之田公

山陽云結得十分乾淨想見這老自占地步

確士云逆天意用暗繳

姜鳳阿云天地精英

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襲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襲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

在聖賢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脉

老泉自叙其所得于文者以為天之所與我如此占得地步最高

所無然上半篇議論似與人書恐失體

山陽云此書雄辯戰國以來

之不獨長光皎并長志氣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

山陽云東坡兄弟善
用之字為句調蓋老
泉教之也

鹿門云一篇大意
山陽云東坡讀濱論
天下之勢每取於水
總學於父者而總不
及父妙

鹿門云從來無入如
此說
又云用兵決勝之時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占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治汙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入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行其殺入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入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又云養兵不用之時

山陽云是三蘇每每
為談柄者

又云三蘇長於取譬
而老泉最奇邁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
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十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
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如決河

鹿門云又一喻暗應
前江河之喻
山陽云嗚呼不有聖
人一句出入意表結
漢事及本朝事總以
此為過渡處絕妙

山陽云非人得千金
一句有萬鈞力
鹿門云老蘇在蜀
卒之驕故為此語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

又云時事一一如掌
指

山陽云叙事處鍊句
簡老而意態生動最
不可及

鹿門云接得尤妙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賄
賄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山陽云言人情洞胸
擢讀

鹿門云此意可以行
之於專閫臨戎之時
而不可行之於樞筦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
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
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
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
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

執國之日
山陽云引或者之疑
為一段問答。是文中
波瀾。不然則天子者
可以生人。直接前段
不過反覆一意。文體
平直矣。

鹿門云此論使韓非
孫武等書來

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
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
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
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荆川云前一段論兵
驕之弊後一段處驕
兵之策當是有用文
字

鹿門云老泉厭當時
兵政之過弱故勸韓
魏公以誅戮而此行
文似西漢疎宕雄辯
可觀

鹿門云老泉厭當時
兵政之過弱故勸韓
魏公以誅戮而此行
文似西漢疎宕雄辯
可觀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

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

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

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

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

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

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

段輒見其快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

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

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

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

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

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

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

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

新四辭軒
鹿門云老泉厭當時

鹿門云翻前案而段
慨切精神

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
 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延欲以末世
 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擷取厚葬
 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
 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其例。皆
 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
 刃。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
 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
 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
 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
 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

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
 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
 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
 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
 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
 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
 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
 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令儉葬。而用墨子之說。
 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
 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鹿門云總收前亦是
劉向家法

又云下三轉責成韓
公一轉緊一轉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
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
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
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
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
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
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
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僣俛而從之者。
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
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

又云結慨切

荆川云一事反覆議
論

鹿門云論葬禮甚透
當與劉向昌陵疏參
看

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
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
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
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
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
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
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
甚。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
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足以動人。

鹿門云論葬禮甚透

當與劉向昌陵疏參

確士云禮原於天本於人心之所安此不徒儀文上說抵見其粗老泉害道者多不必以純粹求也鹿門云先說一遍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山陽云唯是聖人正己以牽物定上下尊卑等級以防僭亂之意而已以其論得新變故人疑其駁余則以為化腐為新之法也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

鹿門云覆說一遍

鹿門云複說

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此肩而
 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
 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
 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
 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
 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
 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
 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
 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忘之彼其
 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

又云老蘇以禮為強
 世之術即荀子性惡
 之遺文甚縱橫而議
 論頗僻矣
 山陽云蘇子說經皆
 不蹈俗儒之轍以聖
 人之道為有大作用
 物是有功於斯道處

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
 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
 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
 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
 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
 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
 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
 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瀰漫六合是為宇內
 偉觀○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
 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晚村云。臂頭將禮配
易說起便奇特
山陽云。借禮為伴講
故愈出愈變。是文章
設主客。蘇氏慣用手
法也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
而不取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
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
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
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
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
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
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晚村云說禮處甚詳
以其明也

鹿門云說弊不用兩
句
晚村云說易處甚畧
以幽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黻黻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晚村云重重掩束文勢雄厚

山陽云不然則一句反振全篇歸到主意筆力絕高

鹿門云歸根此是不肯

晚村云前言尊言幽言不可窺至此歸併在至神兩字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奉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天筮

山陽云技與道對舉為結而道下一矣字掉尾乃文不板而意有歸宿

鹿門云文有烟波而以禮為明以易為幽謂聖人所以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過矣

晚村云老泉此等文

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諸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

魚枝大葉不甚精細然却于魚枝大葉處鏡有先秦氣味亦韓歐以下所無也

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為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晚村云起得遠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

山陽云自禮說起議論有根抵有淵源是文字取深遠勢訣也

又云雖置結語兩次而其實一條議論耳

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禮論大意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馬言... 卷十五

山陽云易行難久兩
意對舉而主意在於
難久上故以嗚呼直
接自此滾滾議論去
終篇不可段落

又云妙喻東坡取譬
皆妙學父也

晚村云如此轉出樂
來曲而達
山陽云是亦成於樂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
勝禮之所行勞逸之說勝禮之所難久全在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
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鳩肉有莖然後人不取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鳩徹其莖則酒肉之權固勝於
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一句注脚耳古令來
人所同知而取雷為
喻乃爾神妙神奇

晚村云仍并禮收結

鹿門云蘇氏父子兄
弟子經術甚疎故論

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
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儲同人云離奇天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
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

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五

聖言序... 卷十五

山陽云易達則藝衰則易廢嚴於禮而通於詩皆一篇扼要看他鍊句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讀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晚村云對法參差

又云斷字下得奇

又云用譬喻逗出詩教不窮之意以應起處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處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昔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點注唐宗八家文讀本

卷十五

二十三

鹿門云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湃可觀晚村云此篇多用頓宕襯托之法初學熟之則下筆自活山陽云好色不淫怨誹不亂是古今爛熟語套乃翻弄得如此奇變其故何哉曰透徹人情文能透人情無言不妙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鹿門以為說詩愈支抑亦固矣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確士云此篇重變不重權前半行文似少關鍵文可不在因六經論中不可無書故錄之

鹿門云入題洒脫山陽云腐儒視聖人猶如鬼神天人不敢以常情測之於是三代自三代漢唐自漢唐而六經之道束之高閣不可復用蘇氏以常情論聖人聖人之道活潑潑地無不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馬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可用者是有大功於
斯道者論者乃以駁
雜議之何哉
鹿門云忽入感慨文
便頓挫

山陽云此際恐有脫
誤

又云下半篇是其本
意上下起結冒頭掉

尾不甚相關於六經
論中終屬丙科

確士云古帝王光明
正大處都看作機械
而其又自佳當分別
觀之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
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
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
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
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
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

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
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
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
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
囂囂然以言。桑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
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
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
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
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
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

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真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為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為醇儒正在此處

鹿門云此篇識見好而行文法度亦勝山陽云武王非聖人論蘇文之太醇者余別有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確士云是非賞罰道位公私字是關鍵權字是綱領

二田云提有道有位難起

武曹云夫子得是非人只輕發一筆却于不得賞罰中時時入是非

商侯云不惟其法云二句謂意寓於法之中法行於意之內是收得緊處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介軒云蒙到道公私
晚村云起處兩件平
說此方側說

二田云此層即枝實
上意以逼起後文

疊山云至此論辨似
已究

山陽云自篇首至此
詰難得到底然後死
中求活此法絕妙
確士云逼出書為魯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
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
下皆曰是道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
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
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
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

之書賞罰是魯之賞
罰為一篇大旨從前
詰問總為此處
二田云看他發一論
必有一問如此段則
得問在書名

確士云以周公不得
包攝位例夫子不得
包與魯尋出大源頭
來

武曹云魯周公之國
云云乃是推所以以天
子之權與魯之故蓋
如此方與得其人也

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
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
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
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
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
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
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
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
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
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

確士云周公亦非天子因借桓文之假以推出周公心存王室見必當與公之意山陽云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名言名言疊山云此一段直是論得痛快感動人漁村云公羊隱七年傳春秋錄內而畧外成十五年傳春秋內

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春山云續字本作讀今依諸本改之篁村云左哀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杜預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賢德殊而異之確士云如兵越春秋蜀漢春秋之類乃竊其名元經薛傳之類乃竊其體

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

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胡思泉云。此論有六辯六解。每辯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辯。解則隨辯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辯。既後後辯。又起別解。似庖丁解牛。

疊山云。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嚴。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二田云。與魯以繼周公。其意直欲幹全孟子罪我一語。亦是勉強添足。而義嚴杜僭持論。卻有防閑有關係。鹿門云。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倫。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山陽云。揣摩聖人之意。強詞奪理。六經論中。最用意之文。而最背理之論也。沈評乃以醇正稱之。何哉。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篇意多。而不雜。以天子之權歸之魯。是一篇主意。四難四解。反覆曲折以達之。六經論中。以此篇為醇正。

點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

點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史論上

山陽云。史論諫論皆非老蘇文之至者。作者亦不必用意。選者何必取之。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

春山云所褒之褒本
作貶今依諸本改之

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
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
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
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
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
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
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
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
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
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
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
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
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
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
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
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
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
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
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

鹿門云餘波作棹尾

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
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置器然兀且僭
則善矣

又云經史並言是對
客論主

作經以斷史引史以証經儒者尊經而輕史此王
安石反其說嘗春秋為斷爛朝報也如作者言始
無偏重畸輕之患文之簡切應從孫吳氏得之

山陽云三篇皆直叙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

所見為後人作史之
法非他論往復馳騁
者比不可以文章視
之也

鹿門云體嚴

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
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捄闕
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
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
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
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息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山陽云老蘇論遷固之意處往往郢書燕說也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郟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鹿門云越自以吳以前未及入中國會盟故春秋不以書

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

山陽云固之史庸淺其有意義者大抵劉向班彪之舊而固勦之也

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疆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非讀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人者。尠矣。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意。後劉知幾蘇子由。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也。

鹿門云。今段議論體。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史論下

山陽云司馬遷創千古未有之體而開百世不易之法班固以下當北面師事之况固書大半剽竊遷著雖襲舊論不能別出字眼何得與之並駕齊驅余常怪馬班遷固古來通稱何無分別以老蘇卓識猶且不免况其他乎

或問子之論史鈞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黻衣服之

又云太史公是遷叙父言也其自言則曰遷而已漢興以來諸侯王表可見揚惲錄奏史記以其外祖諱換以太史公然後父子混淆矣確士云張晏曰漢武獲麟司馬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絺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又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書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

六國 權書之一

鹿門云一轉摺伏齊亡案

山陽云故曰弊在賂秦一小東文氣起伏有態

鹿門云忽入正論

確士云求與契丹只是增帶未嘗割地也然遠見可卜其漸審勢審敵篇暢言之矣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秦之彌繁侵之愈急

山陽云是虞卿舊說不待老蘇知之然言之親切懇到故讀者不知厭耳西仲云提出齊不賂秦所以破滅一案確士云燕有三晉為敵故後此非用兵之效也

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山陽云與齊與燕趙次第論列而總言之應篇首不賂者以賂者喪句結局練語並

費心力不如子由之
暢快也

鹿門云洗發痛快

又云忽入時事感慨

山陽云有此一段乃
可誦

鹿門云一篇議論攸
戰國策縱人之說來
却能與戰國策相伯
仲

商侯云前幅推原事
秦之弊後幅為六國

籌畫一當歸到正古作結蓋宋是時歲輸幣以賂契丹老泉全長借六國以諷宋讀者須玩其言
在此而意在彼之妙
山陽云此與子由論所見各別而老泉時借此以論宋時弊是文之有用
者沈評以為筆力遠過子由余未敢謂然彼此較視優劣自見

山陽云挾數用術舉
指搖目等句形容其
小是文家眩入處不
可不知

華亭云此說未免過
甚蓋欲揚先抑耳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
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
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
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
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

能豫見

高帝 權書之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

東漢書云知有呂氏之禍而先削其黨是明于大處不知周勃之遺愛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小處也山陽云此段非其主意後豫引之以為後段證左淇園云雖然二字不如然則二字疊山云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山陽云證了然後入

不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自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主意又云嗚呼以下故作綴勢河謂恢恢乎游又有餘地者二子所學以為金針也

又云夫噲之罪又作綴勢又云彼其以下綴露正意又云夫高帝之視呂后也又作綴勢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且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山又云呂后之毒一句正喻渾融一篇警東在此

又云頂憂字生出下一段文心敏甚

武曹云跟上不可結二句洗發後世之患無大于此意

山陽云說主意了再證一事為結

又云吾故曰云云一語首尾重提文氣不鬆

者也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入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豐山云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

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一事

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鍛鍊之法天作論者不可不知○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為持平矣此意須知

其折衷之意皆不以其人而以其事也其折衷之意皆不以其人而以其事也

其折衷之意皆不以其人而以其事也其折衷之意皆不以其人而以其事也

山陽云大知小知是客有所及有所不及是主冒頭使讀者不知其何謂讀至下半篇然後知之是蘇家開法門者後人不善學則流入迂晦矣迂齋云又添一常字時字繳上段

山陽云日月雷霆之喻渾融主客為一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日中

鹿門云轉展游衍妙

又云反說足上意

又云而日月雷霆

晚村云撇過聖以後

只將賢愚兩種人比說

鹿門云曲盡人情

晚村云對近省筆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

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轉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大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

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

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山陽云重複不厭愈見其雄辯是老蘇口吻二子無之

又云奇結與易論結同而精勁過之又云而况乎不至於九也暗帶愚人在中妙

鹿門云此是老泉本色學問求正齊謂其意朕自戰國策求良早

王設前全注於此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其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也然其設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晚村云前用三項人引起後用兩項人歸結蓋聖人之明一句在老泉原不過扯來作門面語非其意之所屬彼但將下等人來比並以此謂老泉見識最低但于最低處人情事勢說得透徹亦文中之雄耳

春山云諫有五義之說見家語辯政篇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益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

山陽云少不為桀紂
云云此一段語甚古
雅自戰國策得來

鹿門云議論詳悉句

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辨齊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齊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
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
法者五從說字中又分五項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
也國策觸龍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

法森然自是老學手
段

山陽云例證處似班
固論贊余所不喜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賜項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
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鄭生
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
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惑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山陽云通篇零零碎碎無臨散場時下一喝則此篇無收拾處又云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之意也分為雙敲收上異樣不俗

忠臣足以成功何別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從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慙殺身

華亭云蘇氏之學本戰國縱橫之術故論諫亦用此意仲尼與諷諫蓋所謂積誠感

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母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下在乎口舌間也

動者術豈人臣事君之義耶 李于鱗云此等文字却模倣荀卿來識趣鄙俗立言無根抵只是

一場諧戲 山陽云諫論二篇其意近迂其論近釋非老蘇之佳者惟選家每取之但其中句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

商侯云此偏責臣能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賞諫臣

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商侯云此偏責臣能必諫與否

又云人病風癩則心偏而失其正

鹿門云蘇家文往往以譬喻痛切

山陽云此喻余所謂

邊釋者是

商侯云康壯猶言平地

又云以勢驅之

鎖法妙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

鹿門云又一轉更精神

山陽云結處亦弱不類這老他作

鹿門云勸諫○行文亦自痛快

商侯云雖並設三喻而意思却重在刑一邊此亦末世之論然其文特摩空有勢山陽云君明則臣之忠邪判然取忠舍邪不患無諫諍之言何必以賞陷之罰休之陷賞休罰而諫其諫可知人君寧有所獲益哉故余曰老泉此論近迂

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魯妃論

鹿門云開口道破

史記載帝魯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

鹿門云此說甚有理
不知朱傳何以不說

狄姜原為滄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學之妃稷契之母
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其鳥降而
生高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
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
也以詩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
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
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
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其矣遷之以不祥誣
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聚至周而發之化
為鼃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

山陽云一結出意表
得此可誦

又云此論無大關係
牙謂癡人說夢老泉
終不免田舍漢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
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
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固
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
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
解駁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
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管子云唐德宜云宋避欽宗諱以桓為威然老泉尚不及避後人諱而易之遂相仍耳

山陽云玄宗之亂不起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舉兵而起於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為相亦此意

又云欲說正意而故引證故事為游衍勢是老泉家法東坡最善為之西仲云世中却看此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一語為正論遂令前後精神俱動

山陽云舉天下之賢是主意微露忽又入三小人

又云為人矣乎之乎疑衍楚材云須看有無二字意

山陽云以上以天下之賢與三小人錯綜言之不然則數語便了

疊山云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乎仲須是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

山陽云不言可也一句勁拔之甚東坡所無

又云無惑也句亦勁

又云自閉後門

楚材云見非天下無賢罪仲不能薦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實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

山陽云臨終引二事為證乘勢結了是蘇氏家法又云結句亦勁

迂齋云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前文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各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山陽云冒頓有波折
老蘇長處
西仲云人事之難知
處較之天事則為易
也
山陽云引二事為證
其後錯綜往復此文
訣也
西仲云二子既未必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用無以遂其姦則二
公之料雖理有固然
非事所必至者言此
以起下文之料荆公
無不中也
山陽云一小結然後
入本意文有回曲

又云究竟不脫王盧
結局匝密
又云兩意双敲為結
無限憂慮無限烟波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
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西仲云悲知言之名以天下被禍之後而獲不如斯人不用即以吾言為過猶同於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也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鹿門云荆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於老泉此論亦云山陽云唯有此一篇其人可以不朽文亦深穩清高如曹霸画天馬不類他文有踴躍喜事之態

點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終

